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 
第六十回 把氏施膏母子會 電精報怨說因由

話說把氏當年佐夫炮藥，知道膏藥能貼瘡腫、隨腳不能行走等病。他卻叫人村間取得兩味油與黃丹，熬成個二八丹，專貼瘡疾，與捕竊、老嫗貼上就愈。捕竊與老嫗大喜，感他好意，留他居住。那市販來收水獸的，問起捕竊腳如何愈，因知是把氏膏藥貼好，乃傳引了害足疾的許多村中老少漢子，齊來取討膏藥。把氏慨然熬煉濟人。一日，正在草屋熬膏，只見一個道人走到屋下叫一聲：「女善人，你費了好意，救了些行不得的人。」把氏道：「正為他行不得，我好心救他。」道人笑道：「誰叫他行不得的，他卻要行？冥中就與他個行不得。也罷，你既行了好心，管教你母子團圓，也是你子完全了兩夫婦的孩子，使他子母歡合所積。只是這傳引來害足疾的，都是他行不得的冤纏，我仙家有個知過去未來法術。但有來取你膏藥的，問他行不得，便來問我，叫他行得，方與他膏藥。」把氏聽見道人說管教母子團圓，他便心善，乃依著道人，有那取膏藥人來，把氏問道：「可是行走不得？」其人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把氏便叫他到海灘上問道。這時取藥就有十餘人，都說兩足行走艱難，也有病瘡腫的，也有病筋骨的，也有笑的，說道：「往常取藥何嘗問甚道人？」也有信的，說：「想是仙方傳授，方有此靈驗。」一時齊到海灘上。只見果有一個道人坐在灘上，手裡拿著一柄拂塵，閉著雙目，端然而坐。眾人上前，那道人睜開眼問道：「列位到此何干？」只見眾人：「足不能停立，腰何嘗直存？」

腿腳生瘡腫，都是殘疾人。

眾人見道人問來何干，便道：「我等都是行不得，到婆婆處取藥的，他叫來問老道。」道人說：「你眾位行不得，只該安坐在家，如何卻又行來？」眾人道：「只為行不得要醫，強勉走來取藥。」道人說：「世間好事善行，你卻不肯強勉走去，偏行不得的，強勉行來。你越強行不得，越害得深了。我小道要列位來問的緣由，非是叫你來問我，是我要問你列位。」眾人問道：「老道，你要問我等何事？」道人說：「天地間一個人，事也關心，行也關心，都是一般人。偏你生瘡害腫，足不能行，都是你心事不同，災害在你足上，明叫你知道，這行不得的事，必須把個好醫行得，方才不受苦。」眾人道：「我等愚而不悟，不明白心上何事行得，何事行不得。如何就使足受災殃，半步也艱難受苦。」道人乃先指著一個人說道：「就觀此位面貌傾敬，容顏黯淡，必是心有欺瞞。凡人心有欺瞞，便有行不得的去處，輕則災疾，使足不前，重則拘攣，四肢下舉。」這人聽了，忙問道：「何為輕？何為重？」道人說：「輕乃瞞人利己，欺懦騙愚；重乃不忠不孝，欺長上，瞞天理。」這人聽了，道：「老師父真乃仙人，我小子也為經營些小生理，養贍妻妾，使了些假鈔低銀，欺瞞市井，卻非大過。」道人笑道：「假鈔低銀乃明瞞暗騙，這宗重孽卻也不輕。人若犯此，怎能夠腳手輕健？你這個行不得，行不得。便貼一千張膏藥，也不濟事。」這人聽了，慌忙跪倒說：「小子回家，便悔卻前非，以後只是人心天理。」道人說：「若是真心去改，只消一張膏藥，行得，行得。還要遂你求利真心，起家豐富。」只見一個人問道：「小子也是足腫，行不得的。老道看我小子何因？」道人說：「小道看你驕矜氣色，必是心中傲慢。小則恃富逞才，大則凌尊慢長，大小都行不得。」這人問道：「恃富便怎麼？逞才便怎麼？凌尊慢長便怎麼？」道人說：「富乃你有財，怎麼驕矜自恃？人便貧窮，也與你富無甚相干；便是貧的來卑污求你，你卻自恃驕矜不得，反不能保守其富，其間禍隱不測。若是你有才，不過自榮自貴，也與那愚不肖無干，驕矜何用？便是逞才能，自驕倨，就是抱負多才，也不堅固，輕佻生災。若是凌尊慢長，這驕矜的心腸，必然倨傲，干犯長上，卻不止這腿足行不得也。」這人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只是我小子也無才富可恃，也無尊長可慢。實不瞞老道，我家傳來略有些貴倨勢力，自謂村鄉人不如我，無求人之心，便有常自滿之色。老道見教我，從今只謙卑以自處罷。」道人聽了道：「善人，若是如此，貴倨可以常守，還有尊榮在後，不消膏藥，就坦然行得。」這人說道：「我為取膏藥，那婆婆叫我問老道，原來是你要問我。若是不用膏藥，卻用何藥？怎得坦然就能行？」道人說：「善人，果是化卻驕矜傲慢，我有一丸妙藥，叫做東坦健步，吃了就行。」乃取葫蘆在手，搖了幾搖，搖下一粒丹藥，當下與他吃了下肚，果然就坦然爽利而走。

卻又有一人忙忙的問道：「老師父，小子足疾甚痛，也是有緣故麼？」道人說：「小道看眾位，哪個是沒病無因行不得的？都有根因，待我一一看來。」便把這痛甚的一看道：「呀，你這痛還不算甚哩！看你面帶笑容，心藏毒意，定是不與人方便解忿息爭，乃是刁詞撥訟。只恐天理有傷，王法有宥，這足之上還要痛得緊，行不得，行不得。也是你緣法，免了膏藥貼腿，與你一粒安心丸，除痛回家，急急自問己心，自然此痛不發。」這人凜凜點首謝去。道人卻又看著一人道：「善人，你也是狠毒心腸，行不得。側隱之心，人孰無有？寬裕之念，便現於色。你為何見危難不救？視貧苦不憐？算人下井，還壓以石！若要行得去，須是悔卻從前，方可貼得膏藥。」道人看一個說一個。眾人問一件，道人答一件。總是冤愆，關係自己心術，並無一個善信仁人，遭此災疾不能行走。眾人聽了，十人九服。卻有一個笑說：「老道，你言特迂，未足深信。我村中也有持齋修善，生瘡害病，不得行走的。」道人也笑道：「善人，據你說，持齋的就沒個使心用心的？修善，就沒故作故為的？或者他不為惡，也有一時不知不覺，不行懺悔，冥冥不差。難道不是個報應？也只要自己思省，使行不愧影，就無災障。」眾人聽了，連這個人也都拜謝。

正說間，只見把氏手攜著許多膏藥，來施與眾人。眾人接了膏藥，方才一步一步挪足而去。也有聽了道人之言，一時大踏步走去。把氏方請道人到屋吃齋，那道人把手一指道：「那遠遠走來了一個取膏藥的。」把氏回頭一看，果有一個人肩傘擔囊，大步走來，不似足疾不能行的。把氏看了這人，回頭哪裡有個道人？把氏望空磕頭道：「爺爺呀，想是個好人。」便下拜起來。那擔囊的走近上前，看著把氏，放聲大哭。把氏方才認得是自己兒子，母子哭了一場。乃到草屋，把來思方說出離散贅婿緣由，把氏也說出逃躲到此真情，乃問子如何找到此海沙荒處。來思道：「老母不是施膏藥，我如何得知？想當年母會熬煉施人，故此我在村中。有個道人指引到此，果然遇著老娘。」說罷，等了捕竊漁人回來，辭別老嫗漁人而去。方才出門，只見白、綠一對鸚鵡飛在半空，把來思望空而拜。把氏問故，來思備細說出一番前因，母子嗟歎不已。方才走到海邊，找尋歸路，忽然黑氣漫漫，對面不見人蹤。來思與母慌疑迷道，只得席地而坐。少頃，黑處只見一妖怪生得兇惡。但見他：

燈盞眼兩道光亮，赤頭髮一似紅纓。青臉獠牙，狀如鬼怪；查耳糟鼻，形似妖精。手足都是一般無異，衣裳卻少四角拖襟。見了他母子兩個，張嘴就要吞人。

來思母子見了，慌張害怕，說道：「青天白日，你是甚麼妖魔鬼怪？可憐我母子是久拋離別，今日方才找著。平日與你無冤，近日與你無仇，何故作此黑霧漫天，攔阻我行人歸路，張著大嘴，兇惡要吃我們？」妖怪道：「你這個惡孽，原該我吃的，只因你入了善門，行了善事，今日非我食也。卻如何熬煉膏藥，救好了我的仇人，還說無冤好話？」來思道：「熬膏藥固是我母，救好多人，卻不知誰是你仇人。我母不知，誤犯的罪過。望你可憐她老邁殘年，我情願代母，與你吃罷。」妖怪道：「你果是個入了善門的，你出了這一點孝心，便該我吃你，且也饒恕。只是那捕竊捕我輩水獸多年，忍心傷命，積仇已深。前因遇著，正要吃他，被他得命走脫，止咬了他一隻左腳。正要與他日久不癒，以致傷生，卻被你膏藥醫好。如今在此等他，只恐你母子又把膏藥救他，故此說你知道。」把氏聽了，便誑他說道：「我熬煉的膏藥留下一二百張於他，他如今口哼叫渾身疼痛，滿身都貼著，你卻吃他咬他不得。我那藥草，你若沾了些兒氣候，便不能活。」妖怪道：「你這等說來，你定有幾張兒在身，我也不敢聞你一聞，就是厲害。」來思聽了，忙說道：「冤家只可解不可結。你是替水獸報仇，我們是代捕竊消罪，且問你非水獸族類，怎肯報捕竊之恨？你卻是何獸？」妖怪道：「你聽我說來。」乃說道：

自從盤古分山水，海洋波中生我們。

四足隨潮上下划，五湖任我往來委。

頭長不似短項魚，口闊豈像蝦須嘴。

龜鱉須教讓幾分，蛟龍不敢吾輕侮。  
有時體壯大如山，有時身小藏淺水。  
可恨漁人心不良，說道此肴真味美。  
又戳網拿不遂心，刀斧分開殼與髓。  
你為日食做生涯，卻教水獸為冤鬼。  
萬中無一我長存，要與漁人仇此彼。  
若問我的歷來因，老鼃說實無虛詭。

把來思母子聽了道：「原來你是老鼃精，恨捕竊捕獲你同類，如今要與他報仇。諒你一個水獸，怎敢把人仇害？要是依你仇害人，從古到今，也不知多少人捕獲水獸，曾見哪個水獸害了一個？」鼃精道：「人害了水獸，是人倚著強梁勢力、機巧法兒，傷了水獸。可憐那水獸勢力不如人。善人說得好，螻蟻貪生，它豈不惜命？天地間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因。死獸有知，寧無怨恨？鬼神有靈，豈不察此憐彼，與殺獸之人做一個對頭？任你機巧勢力，卻當那神鬼暗算不過。實不瞞你母子說，我這海中龍王甚威，也惱那機巧捕獲水獸的。我因訴這世間強梁倚勢漁人，也叫他個瓦罐不離井上破。有時風浪惡，長年漁人也落水，丫頭孩子也失腳，不留他的。」把來思聽了笑道：「自從無始以來，水獸貪餌，人食水獸，哪裡說甚報仇？世有漁獵，也是一種生人養身的生理。」鼃精聽了，怒目直視著來思，說道：「世間凡事有個從中的道理，有個慈悲的心腸，誰教那捕竊忍心機巧，捕獲無厭？又因那饞口恣意的世人，取食過多，減膳輟樂。聖人也有個斡旋造化、解謝根因，難道這個功德，你母子也不知？」來思被鼃精說得閉口無言，只叫：「我們回到捕竊家，勸化他改業，如今求你莫要黑漫漫地嚇我們。」鼃精即時往海中下去。

來思母子復見了天日，將信將疑，欲待要找路歸去，只怕前邊又遇著妖怪；欲待要復回捕竊家來，又怕他不信，徒走一番。思前想後，母子計較，正沒個主意，只見風浪海中，又有個黑漫漫的光景。來思乃向母說道：「罷，罷，妖怪把我話當信行人，若不復回勸化他，我以謊詐，這光景卻難推卻。」母子乃復走回來。恰好捕竊腳又疼痛，正在臥處口哼，見了他母子，卻又喜歡十分。把氏又熬了兩個膏藥，給捕竊貼在腳上。來思方才把鼃精的話說出來，捕竊哪裡肯信？說道：「這話有些來頭。老兄，你也不知，我這村間，捕漁為生的卻也甚多，他卻不會使法兒捕鱉拿鼃，只有我一人會機巧捉這水獸。為此市販到我家甚多，卻也賺幾貫錢鈔。這弄黑霧變妖怪，都是海上這些漁人氣不忿我做這一宗買賣。老兄母子肯住在草屋，便多住經年也無礙。若是不肯住，便照大路坦行，我也不敢羈留，卻不要信他。」來思道：「老兄何苦執迷不信？豈有青天白日，一時黑氣漫漫，妖怪凶兇惡惡，站在面前，一句一句說得不差，豈是小子來扯謊，聽信你行中漁人誑你？委實妖怪等你到海邊，還要算計吃你。」捕竊一則是膏藥上腳，腳便止了疼痛；一則是聽了來思之言，激惱起來，拿了一根鐵槍，向來思說道：「你看我此去，若是真鼃精，待我槍戳了他來，碎分了，賣與販魚的，若是假鼃精哄了你來說話，叫他看看我這鐵槍厲害。」說罷，往海沙上一路走去。來思母子被他惡狠狠幾句言語，留身不住，也不顧他，辭了老嫗就上大路，往前村而去。老嫗留他不住，乃鎖了草屋，也向海沙上來。看捕竊忿忿持槍，去作何狀，下回自曉。